



来到登机口，不免有点小兴奋，离家万里，阔别九日，归心似箭啊。半小时后，毫无动静，手机刷屏，才知出事了！坠机，中国人，学生……坠落，逃离，燃烧……字字揪心！机场关闭。何时恢复？无可奉告。

旧金山机场，96号登机口，满满当当地坐着黄皮肤黑眼睛的人。年轻人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电脑，开始了工作；阿姨们在iPad上刷电视剧，我看完了《季羡林忆师友》，捧出《孔子·孟子》。就连三四岁的孩子，也有趣地打开儿童拉杆箱，拿出“乐高”积木，席地而坐，痴痴地玩起来。人群中没有失魂落魄的号叫，没有歇斯底里的无理取闹，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什么一样。我偶尔抬头，目光碰上相互依偎着的外籍夫妇、抱小孩的中年妇女、拉着女朋友手的帅哥，几乎都是礼貌地微笑，会心地摇头，感恩地慨叹。

美女导游，不时小声地报告事故进展。微信、新浪、腾讯

青童年少时，我总是喜欢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树下，抬头望树叶碧色如翠，青青翠翠，盈满我的目光，微微弥漫芬芳沁人心脾。那时，时光很慢，感觉却很好。

那天，我与好友骑车在小巷里遇见了一家名为“静”的小店，主人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，从小喜欢古典文学，诗词书画，店里原先卖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小礼物，但随

今秋，上海嘉定南翔古镇，在一年一度的“小笼文化节”期间，举办了一次充满青春活力、体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“上海‘南翔杯’全国中学生灯谜邀请赛”，邀来了汕头、佛山、石狮、台州黄岩、抚州金溪、成都新津、苏州吴江、常熟董浜、合肥等地的中学代表团，加上春申嘉定南翔留云中学，共计10支谜队小劲旅，相聚一堂。

笔者有幸与海上谜家刘茂业、孙鉴两位共同担任大赛评委，得以躬逢盛事。遵嘱撰写适合中学生猜谜的比赛用谜若干。为让选手能发挥水平，故拙作尽量避免艰深曲折，力求通俗易解。例如以“微型话筒”打粮食名“小麦”（注：麦，“麦克风”简称，话筒）；以“雨中狗狗大声叫”打形容词“水汪汪”；以“中间加水，能盖图章”打国名简称“印尼”（注：加水则为“印泥”，故扣）；还有如以“老祖母追星”打食品名“奶粉”（注：奶奶成“粉丝”）；以“背起书包进学堂”打军衔名“上校”；以“修理台灯、吊灯与壁灯”打西点名“三明治”（注：明，照明之具）；还有如以“西汉灭了建东汉”打一“双”字；以“日本店家”打数学名词二：“和、商”（注：和，日本，如“和服”之“和”）；以“说话不粗鲁”打学科“语文”等。其他沪滨谜家所作深入浅出，韵味蕴藉的谜面尚有不少，囿于篇幅，略举几个，以见一斑。如以“部队扩编”打教育单位简称“师大”；以“浦东开发，二十八载”打一“淋”字；以“看了又看”打摄影名词“视频”；以“爱护图书”打金融名词“保本”；以“性价比超高”打数学名词“绝对值”；另外还有以“盼进棋艺训练班”打学校用语“下学期”；以“冠军亚军”打数学名词“一元一次”；以“停战谈判”打虚拟歌手名“言和”及以“放学练字”打学校用语“课外书”等。都是些颇接地气的好赛题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戴英葵君。他语言风趣，讲解精到，启发得当，为大赛增色不少。

小选手们通过这次比武，互相交流了技艺，彼此增进了友谊，同时娱乐了各自的身心，弘扬了祖国传统文化，一举数得，获益良多。见到灯谜文化深入中学校园的可喜情景，笔者抑制不住兴奋之情，写下了一首打油小诗。诗曰：“金秋十月桂芬芳，学子商灯聚鹤乡。喜见校园多虎将，少年强则谜坛强。”（注：商灯，猜灯谜；鹤乡，指南翔古镇，相传古有仙鹤停此而得名；虎，文虎，灯谜旧称。）

上，事故都是头条新闻。为免家人牵挂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：天佑，无恙，勿念。外加“江上之清风，山间之明月”（苏轼《赤壁赋》），不请自来，何其富有，人生何求。

六小时后，被告知所有航班取消。随着导游辗转航站楼，在走廊，在犄角，满眼是倚着大包小包看书、刷屏、闭目、就寝的旅人。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朋友圈里热转的“旅游”和“旅行”的区别。旅行是一种体验和感悟的过程。体验自然，感悟人生，不惧怕遭遇雨雪风霜和艰难险阻，把一切都视为人生的一种经历和际遇，随遇而安，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，沉着应对……

折腾到晚上12点，我们入住旧金山附近的小旅馆，比起那些留宿机场的行者，我们算幸运的了。

第二天起了大早，驱车去机场，重新签票。中午12点登机。落座3小时，飞机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慢时光

王吴军

小店内的灯光洋溢着淡淡的暖色，店内有几位顾客，没人喧哗，十分幽静。店主身着旗袍，在一架古旧的案台前展纸研墨，铺展开的宣纸旁，是一盏飘逸着袅袅青烟的香炉，衬着微黄的宣纸，一段典雅的时光就在眼前。我和好友站在一边，看店主在砚台上滴了几滴清

有。腿酸的人解了保险带在走廊里活动筋骨。登机7小时后，飞机起飞了，机舱里一片欢呼：回家啦。12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。然而，回上海的航班，因天气原因取消了。

躺在北京郊外一家小旅店一张不足1米2的小床上，我又在“朋友圈”里发了条信息：下榻北京郊外，窗外小雨淅沥，小鸟喳喳，“心所安处，便是吾乡”。

一位知情的朋友回复：姐姐的话总是让人内心平静。这我想到当下一个着实很热闹又时髦的词：正能量。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·怀斯曼对“正能量”一词的定义是：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、促使人不断追求、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。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意念力，就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势。

前些日乘车，一上车，师傅就感叹日子难过：下个月退休，退休金才2700元。我想赤日炎炎，外加塞车，心绪不好，担心

水，然后，执墨，慢慢地研磨，时光宁静，砚台上的墨汁饱满而丰盈。提笔，皓腕凝霜雪，店主那饱满蘸浓墨的笔在宣纸上舒畅地勾画着，一炷香烧完了，她只在宣纸上画了一朵墨色荷花。时光在这里很慢，很舒缓。店主微笑着说：“心不能急，急了就会失去很多乐趣，人生是需要一些慢时光的。”确实，慢时光是这样美好，这样动人心弦。

每次回家，都会经过一个小院子，里边有个做根雕的男子，他的根雕栩栩如生，不论是飞禽走兽，还是花草人物，都灵气十足、韵味无穷。总有人慕名来这个小院向他拜师学艺，男子也收徒弟，但奇怪的是，徒弟刚进门时，他只教他们每日坐在那里盯着树根看。

一次路过小院时，院门开着，我往里面望去，只见男人正坐在那里，凝神地盯着一个树根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才起身开始做根雕，他雕刻的动作非常慢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男子望了望我，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疑问，他说：“这是在开启我心中的智慧，除了希望能够做出好的根雕



夜光杯

出事。就安慰他：老伯，大家都很难，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，身体健康，就是福啊。下个月，你就可以带着老伴出去走走，玩玩农家乐，散散心了。与世无争赛神仙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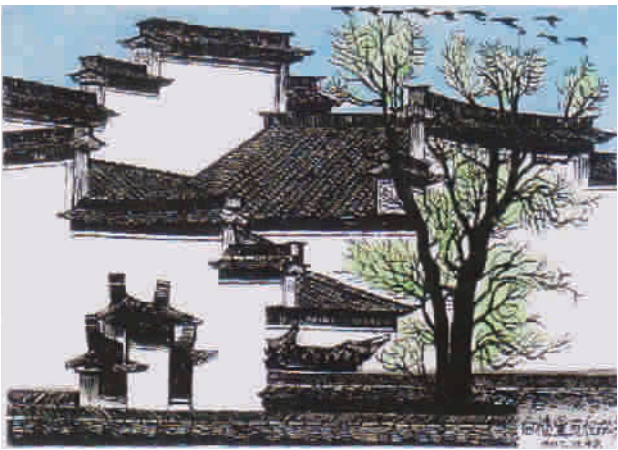
孟子说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

心随境转是凡夫，境随心转是圣贤。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范仲淹感喟“微斯人，吾谁与归”。

有一天吃饭，跟周老师闲聊，他说，微信上，有人专门发牢骚，传播坏心情，我就悄悄地把他列为黑名单，以免心灵感染病毒。

我很庆幸，我的朋友圈都是这样的人，他们学识广博，兴趣广泛，阳光健康；他们知足常乐，幽默睿智，享受人生；他们诚实守信，正直果敢，不走极端……这些朋友、知己带给我更多的是乐观向上的力量，而不是低眉苦脸的惆怅。

回国后，新闻里还有这起空难的后续报道，每一次，我都默念：愿上天的垂怜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。



粉墙黛瓦忆故乡（版画）董介宇

作品，我更希望别人看到我的作品时能心生欢喜，拥有一份愉悦。”我问：“这样耗时费力不觉得辛苦吗？”男人笑了：“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并把这件事做得精益求精，慢一些，再慢一些，一点一点地感受这份愉悦。”

上火记

李佳慕

双休日熬了绿豆汤，猛喝两天。加上自我调理心境，听着舒缓悠扬的古典音乐，放松紧张的神经，在高山流水的悠然淡远中释放焦虑，心，慢慢回归了沉静。

周一上班，继续接受音乐疗愈，且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工作计划，依次而行。心里的火，渐渐熄灭。一切都顺其自然，按照它内在固有的节奏，不温不火，如滴漏，不徐不急，向着时光深处，一路漫行。

只要心不急，火便无从起。

生命的旅程中，莫太匆忙，放慢脚步，用心去欣赏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天上有云朵温柔，脚下有青草碧绿，心就会一下子轻松而愉悦起来，这样的时刻，真的是无比惬意。

慢时光，如此美好。

因为工作接二连三，忙得顾不上喝水，我这个急性子身体里的火烧起来了。火势攻牙，半边脸肿了，颈椎、头部也“合伙”疼了起来。

双休日熬了绿豆汤，猛喝两天。加上自我调理心境，听着舒缓悠扬的古典音乐，放松紧张的神经，在高山流水的悠然淡远中释放焦虑，心，慢慢回归了沉静。

周一上班，继续接受音乐疗愈，且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工作计划，依次而行。心里的火，渐渐熄灭。一切都顺其自然，按照它内在固有的节奏，不温不火，如滴漏，不徐不急，向着时光深处，一路漫行。

只要心不急，火便无从起。

在这个城市多待几日，愈是发现，时间，毕竟还没有带走太多东西，那些由影像作品所形成的认知还可以找到现实的印证。饼干广告被画在没有屋顶没有窗户的破房上，

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弹孔依然留在墙体上，没有挖掘机、没有建筑工人，没有被推倒、涂塑和重建。但另一面，身边呼啸而过狂野不羁的隆隆机车和机车上朋克着装的青年，他们的速度和激情，分明是我陌生的巴尔干性情。

到这里的第六天，偶遇一位先我而来的朋友，方知恰是萨拉热窝电影节期间。他赠我一张露

那夜，朦胧中见个身影闪入。她穿绛红锦缎旗袍、高跟黑皮鞋，一头长波浪飘呀飘，大而亮的眼睛含着笑，多美啊！仔细瞧，我大叫：妈！真的是妈！我跳起来，拼命想留住这个美丽的形象，人没了。我惊醒过来，凌晨3点半，妈离世后的“二七”。

芳姑说，妈是菱漕村出名的大美人。阿娘也说，妈嫁过来，红盖头一揭，屋里一片赞叹声：新娘子好看煞勒！咋会介好看！我看到过妈初嫁时的照片，五官精致，面容秀丽，脸上有一个小酒窝。族叔对我说，依也好看，但比起依姆妈，差口气。我认同。

有个美女妈妈，是幼时与小伙伴吵架的资本，但人美，是上苍造就的，妈心美，才真使我们骄傲。妈乐于助人，一生不知帮过多少人。三姨父去世后，佩姐来我家住。那时家里很困难，我们三楼的房子出租了，只剩二楼两间房，家有十口人，佩姐来后更挤了，每晚地板上睡满了人。佩姐起夜，总有人被她踩醒。我们少不更事，常恶言相加，每次都被妈说。妈介绍她到毛巾厂做工，又选了复员军人当女婿，佩姐出嫁，妈准备了全套脚桶马桶被子枕头……最使我们羡慕的是有条绣花软缎被面，是妈的陪嫁，簇簇新闪闪亮，也给了佩姐。我们几个女孩子气不过，准备去“抢”回来。妈说，阿佩没了爸，多可怜！说得我们无力动手。

佩姐的事我们气还没顺，又来了阿玲。姑母去世姑父续弦，后母不待见孩

子，阿玲哭到我家。爸要我给她补课，让她考我读的中学。我只比她大一岁，哪会补什么课。心里怨气冲天，就没好脸色给阿玲看。妈又说那句话，阿玲没了妈，多可怜！说得我心软，乖乖地当小老师。阿玲和我一起住读，我不大回家，她倒好，每周都回我家，吃住不算，妈还给她零用钱，回学校时，书包里塞满了零食点心。阿玲大学毕业后，妈把她抚养过的天聪哥介绍给她，帮两个丧母的孩子成了家。我有时说妈偏心，她总说：“你倒试试没爸没妈的日子！”说得我没脾气。

六七个表兄妹，似乎都不记得妈的抚养之恩，这还是小事，最吃亏的是她的工作。妈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，在提篮桥区妇联工作，不拿工资。有人不止一次提醒过她，这里没编制，妈却干得欢天喜地。后来，妇联一次次安排她工作，第一次是恒丰纱厂幼儿园，去当领导，工资开得很高，妈没去，让家里困难的人去了。后来连续几次，妈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，说她们都比她困难。一让让到了1956年，妇联没编制的人都安排了，她才去了学校。妈是个好教师，但她的工龄只能从这年算起，工资、退休金都特别低。

相由心生，妈到老都很美。最后一天，化妆师说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老太太。因为她帮人，从不求回报，她没烦恼。有人说她未办离休吃了大亏，她说“吃亏就是便宜。”我们抱怨受她恩惠的人“没良心”，她说“自己有良心就好。”谁说妈无回报？妈活百岁，无疾而终，子孙满堂，福寿双全。我97岁的父亲为妈写了挽联《悼亡妻》：“八十年患难与共，含辛茹苦，全凭素手撑危局。三千里劳燕分飞，化险为夷，幸见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双星照白头。”

送妈走那天，早晨还细雨濛濛的天，忽然开了太阳。我们有一个最美的妈，上苍都为为之开颜。即使从此再没人会对我说“路上当心”，我的心里仍是满满的、暖暖的。

我有一个最美的妈

叶良骏



喜见校园多虎将



一提及波黑的萨拉热窝，大多数人可能会有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熟悉的是影像与文字，陌生的是隐在其后的地理和现实。毕竟，那里处在不算热门的南欧，也不在杀手一族必去的“菜单”里。

在我去过的国家和城市中，萨拉热窝是最少见到中国面孔的。在城市中心的中心，两边咖啡吧、面包店、书店、香水店、品牌服装店，还有举目可见的各种涂鸦……它们的陈列、布置以及记忆相仿的气味迅速引起我的兴趣。在酒店放下行李，信步而走后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完完全全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

旅游

一双美目的妇人，我还撞见一只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的黑猫。在当地某一种文化里，黑猫是吉祥的象征。

人们的脸上普遍是庄肃、克制和一定的距离感。这让我有了第二个体验，就算你有一张在当地稀

见的面孔也不会被人们打量。

反倒是无生命的物质不那么有距离感——山、教堂、高低起伏的坡路、建筑檐上的山花装饰、某个拐角处的一隅颓墙。还有，电影里就见过的老城区地标建筑瑟比吉、哈特库拉钟楼、建于16世纪的贝格清真寺以及一战导火索事件发生地的拉丁桥。

七夕会

天电影票，于是这夜，我藏身在捧着啤酒、爆米花的当地人中，看着银幕上的一部黎巴嫩电影。结束后回到附近酒店，一路酒吧是电音不断，对面那家的，还能从锁上的透气窗里渗进房内。热闹，却不吵人。要不是实在困了，大概可以踩着这个节奏自己在房里跳跳尊巴。我突然发现，在这个城市里，一边，依旧能看到不远的过去留下的实体痕迹，而一边，时尚摩登的生活早就精彩不输。

为什么萨拉热窝拥有那么明显反差的一体两面？答案是其次的，于我，第二次的萨拉热窝行已在计划中，这才是它魅力所在的最好体现。